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0

12 JAN 1952

IT 5338 / 83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
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爲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新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
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
一上尤嘉嘗賜繒絲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
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
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
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
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
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

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祭潘若旦今亡次適內

殿承制閣門祇候郭士選次

一作二一有
其亦字亡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
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
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

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
器物起居飲食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爲殿直歷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
子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
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
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
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正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
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
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
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
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
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
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
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
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
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
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
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
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
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
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
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
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

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
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
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
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
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
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
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
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
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
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一娶王氏大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頌銘以
 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
 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
 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
 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
 悌累官至左題目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
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閱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閣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爲臨汝侯

諱本有公字

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

令晃

一作晃

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

一作績

令課令浮

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

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

贈左

一作右

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

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
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
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
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
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
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

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

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
以閔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
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
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

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
 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
 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
 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
 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
 岳世統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
 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
 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塋于韓公之墓銘
 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
 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
 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
 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
 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
 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
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
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
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
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

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動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
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
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驪令烜
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
父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畫喜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國朝文獻公全集卷三十一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早卒。次士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蹇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右屯衛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儂。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居士集卷第三十七終

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夔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

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

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

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待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
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
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
宦者羅崇勳主管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
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

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

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

一無此字

政事爭之太后

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

租數千石

諸本作碩疑頃字訛

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
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
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
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一
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
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
不預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
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
公以謂繆妄之說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答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
公增邑戶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首虐其部人部人歎
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可納宜還
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
此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無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
爲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
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

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自
辰至已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隴改
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
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具博數州得
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
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
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讓退未嘗自伐天
下推之爲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三年頗表

一有求字

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

誠保德功臣勲上在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

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

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

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一有

號泣

一有拜字

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

也其爲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

一有所薦二字

如

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公爲

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三十八 五
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
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謚敢
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爲監察御史李
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
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
爲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
時趙普爲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
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擘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
禹州州雜蠻蠻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其民也吾賢有以利人無
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
爲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
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徃徃倚權
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答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陸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八
七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
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
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
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
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
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
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後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郤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
勞三字乎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

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
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
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
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
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
廩匱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草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俾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

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

一有西字

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漉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竒

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採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盪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嵩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二字一作或叫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白鱉

二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逸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

制九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

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字無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塋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次易天志公全集卷三十一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爲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
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
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
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

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

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

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

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

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

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

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

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

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

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

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

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

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

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

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一有馬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克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

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

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

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

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字有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

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

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

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

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豆籩筐罇爵簠簋凡

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惑一段載于此

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書之經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

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
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
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
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
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一無濫官于朝一有廷字
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

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一無風俗純美

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
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
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息以中止幸予他

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
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

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
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
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
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
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
考其山川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間
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
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所
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
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
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

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冥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洞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河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謹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終

水會者... 山入深好... 大宇... 而實... 谷... 山... 樹... 道... 昔... 來... 實... 對... 山... 營... 賦... 口... 美... 賦... 志... 千... 其... 同... 皆... 大... 宇... 細...

